



回味年味

何云波

年味，就是童年的滋味。小时候盼过年。因为穷，平日里天天吃红薯丝饭，喝看不到几粒米的稀粥，青菜里难见油星，偶尔有客人来，能吃到一次肉，那仿佛就是“过年”了。

而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要过年了。家家开始磨豆腐，酿米酒，炒花生，南方不蒸馒头，而是用糯米做糍粑。如果碰得好，还可以杀年猪，那就更是锦上添花了。杀猪，对普通人来说，是个隆重的仪式，需要请亲友一起来分享。几大碗猪头肉、猪内脏、血灌肠（将新鲜的猪血灌进洗净的大肠中，再煮熟）、油豆腐，然后，满屋都是肉香了。

对孩子来说，那也是最幸福的一天。因为可以敞开肚皮，饱餐一顿肉了。

终于到了除夕。一大碗走油肉（新鲜的半瘦半肥的肉，在油锅里炸得金黄，然后切成大块，放佐料煮熟，一块就有一二两），一块肉下肚，一年的饥饿，在那一刻终于有了饱满的感觉。

然后就是守岁，中间几次瞌睡又醒来，等着深夜12点，新年的钟声敲响，父母给压岁钱。一两毛钱，就是巨款了。

大年初一，清早起来，除了放鞭炮，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去拜年。同一村，无论是否沾亲带故，都上门去，叫着拜年了，拜年了。主家便会热情地拿出一些花生、瓜子、红薯片之类，或者半块红片糖，塞到你的口袋里。慢慢地，各个口袋都充盈起来，然后回家，把这些美食倒出来，再兴冲冲地出门，继续拜年了，拜年了……乐此

年来了又走了，春也如期而至。然，年复一年，最大的收获是鬓角徒增些许白发，额头又再添几道皱纹。

如今，最怕的就是过节了。每逢遇上节日，总有“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感慨，更有“乡心新岁切，天畔独潸然”的忧伤。俗话说得好，娘在家就在。但凡有娘的儿子，家就是一种牵挂；但凡有娘的日子，家就是一个港湾。而今，家中没有了娘，感觉所有的一切都不复存在。

曾记得，儿时，特别喜欢过年。因为到了这个时候，有新衣服穿，有糖吃，有自家做的糍粑、甜酒、油豆腐，当然瓜子花生红薯片那是自己地里产的。更让我高兴的是可以放鞭炮，全盘拆开，化整为零，一个一个地放。不像现在，万字头一点，几秒钟就叭完了，想想都觉得可惜。

三十晚上，必须守岁。灶前围着火塘，喝着娘煮的甜酒鸡蛋，一屋人唠着家常，大人们商量着来年的农事，很晚很晚不肯去睡，只为等着娘那五毛钱的压岁红包。那时候没有电视机，更没有春节联欢晚会，有的只是火塘里的火苗噼噼声，还有吊炉锅里飘出来的土鸡香味，更有口水咽到肚子里去的咕噜声。炖着的鸡要到第二天敬了祖宗菩萨才能吃，因为有了他们的保佑，

不疲。

春节对孩子最有吸引力的，还有跟着大人走亲访友。初一崽，初二郎，初三初四走姑表……初一在爷爷奶奶家，初二去外公外婆家，初三开始去叔伯、姑表家，拜年。去某舅、某姑家，一般堂兄、堂弟、表兄、表妹们都会约到一起，浩浩荡荡，过田野，走山路，早出晚归。那种热闹的气氛，许多年后想起来，还念念不忘，如在眼前。

年味，成了人生一份绵绵的回味。

上大学，离开了故乡，年味，便成了一缕动人的乡愁。

放假了，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回家。在湘潭上学，离假期还有好些天，便开始掐着指头，算着放假的日子。好不容易熬到那一天，上午刚考完，下午便收拾行李，回家。

不出省，三百多公里的路程，竟要奔波三天。即使这样，也阻挡不了回家的热情。因为那里是故乡，有母亲，有亲朋故旧，有浓浓的年味。

后来，在城里结婚成家。回家过年的时候渐渐少了。有时，在城市的阳台上，一个人望着星空，出神：我在这头，故乡在那头。

慢慢地，年味就淡了。

甚至，年味里有了一些中年的苦味。

后来，父亲不在了，母亲也住到城里来了，故乡的年味，便变得越发遥远了。

其实，年味，就是人生的况味。

童年的期盼，少年的乡愁，中年的苦味，老年的守望，都在其中了。

曾经，孩子最喜欢课文里的一篇《春节歌谣》：

春节到，真热闹，家家户户哈哈笑，黄狗贴春联，山羊把地扫，猴子买糖果，花猫蒸年糕，公鸡大婶搓元宵，松鼠宝宝剥花生，你来舞龙灯，我来踩高跷，三只老鼠来拜年，穿着新衣戴新帽，放起烟花嘣响响，恭喜恭喜春节好！

这首歌谣一下子唤起童年的许多记忆。

尽管如今，连乡下也没有了往日过年的那份热闹。但是仍然架不住许多人回乡过年的那份冲动。

而对于我等早就离开了故乡的人来说，父母在，故乡就还在，就有“家”可回。哪一天父母也不在了，连接故乡的那根线，也就断了。

有在长沙的亲友写《家@回家》：“生养我的父母早已云端仙游，老家已是故乡。而我的栖身之地，亦是女儿孙辈之想回的家。”

然后，你不再有可回的“家”，你就是“家”，你就成了孩子的归属与期盼。

然后，人生留给你的，就如同你的父母曾经的那样，日日，年年，年味就成了苦苦的守望。

原来，年味，就是那无尽的亲情的滋味啊！

年复一年

蒋东初

来年才有好的收成，家人也会健康平安。

乡下老家是很美丽的，喀斯特的独有地貌形成了特有的风景，奇山怪石，溶洞碧水，山峦苍翠，犹如画卷。屋后的青龙潭一年四季流之不尽，潭里鱼虾居多，潭水除了居民生活外还灌溉着周边几百亩良田，早涝保收，人们享受着大自然无私的馈赠。那时的我，喜欢一个人坐在屋角的柳树下，托着下巴，瞅着旁边的小溪，静看从潭里游出来的小虾在水草下面嬉戏。偶尔吹来一阵风，混着水草和泥土的清香扑面而来，好不惬意。每到傍晚，劳累了一天的父母从田间归来，屋顶便有了炊烟袅袅，丝丝缕缕，和着饭香，一起融入余晖里。每当这个时候，总会有成群的鸟儿落在屋后的树林里，叽叽喳喳，甚是

热闹。夜晚，几个毛孩子聚在一起，躲高跷，捉迷藏，天真里伴着快乐。而今，故乡的一切都成了回忆，那些远去的炊烟，牛哞狗吠都不复存在。记忆里的木板房都变成了漂亮的高楼大厦。现在虽然物质富足，但总没有了儿时时的味道，也让我失去了童年那熟悉而又陌生的故乡，似乎梦境没有了根基，情感没有了寄托。

每当与人提起故乡，儿时的记忆总是碰痛我的神经。想起早已逝去的时光，父亲的严厉，母亲的温柔，玩伴的天真，还有家乡泥土的芬芳，润物无声，不知不觉，泪水已沾湿了衣裳。

年，它无关你的心情，无关你的一切，且年复一年。

糯米粑粑

李亚莉

记忆里，腊月总以晴天为主，日头一天到晚地晒着。我的母亲，还有整个水源山的婶娘们，似乎这个腊月不用做别的，就是东洗洗西涮涮。她们把屋子里能看到的都拎出来，丢进河水里，里里外外涮干净，然后晾在日头里。

唯独放在米缸里的糯米拿出来后，不急晾晒，先用井水浸着，要浸上好几天。等到拇指和食指轻轻一捻，就碎了，便拿去村东头的碾坊去碾磨。这碾坊是我儿时最乐意去的地方之一。我帮着母亲，一勺一勺往磨眼里填糯米。母亲有条不紊地推着磨。雪白的米浆汩汩流出，流进下面的木盆。

当所有的糯米都化成了米浆，要经过一夜的沉淀，糯米粉会逐渐沉到水下，把上面汪着的一泓清水舀去，再用青灰裹进白纱布里扎紧，

放在米粉上吸水过滤，直到糯米粉轻轻一捏，可以成团了，才可舀到簸箕里到日头下晾晒……这晾晒好的糯米粉，专门用来正月里做粑粑吃。有劳动力的人家，不去碾坊，而是打粑粑吃。他们把浸泡好的糯米放进一个石臼里，再高高举起木棒一下一下用力击打。这项工作很耗费体力，只有青壮年才拿得下。

这样打出来的粑粑，更有劲道，更粘牙，适合下油锅煎炸着吃。

我还是喜欢吃母亲做的糯米粑粑，切成小小的方块，用甜酒酿上，雪白剔透，上面细细碎碎洒了一层金黄的桂花，香气扑鼻。这没有芝麻馅的粑粑，虽然不如汤圆，但足以让一个饥饿的孩童魂牵梦绕。

我的童年，还处在一个物质非常匮乏的年代。而过年的全部意义，似乎就在于制造一种哪怕是暂时的富足感——箩筐里装满糍粑，酒坛里盛满米酒，橱柜里堆满大钵子的鱼和肉，瓶瓶罐罐里有源源不断的糖果、花生、瓜子……

被这短暂富足感滋养的我，为一种莫名的情绪所激荡，连步伐都迈得比平时轻快。今天回头看看那个一蹦一跳的少年，眼角不由有点湿意。

雪地

江立仁(90岁)

寂静无声的雪花，开满滚滚红尘的时候一切皆白皆纯几行深深浅浅的脚印，宛如一首充满爱恋的情诗，写在蜿蜒曲折伸向天边的山路

这个天寒地冻的时候有一群孩童忘了坐在火炉边的妈妈和爸爸用冻红的小手搓成一个又一个雪球于是，圆圆雪球与小小孩童嬉戏雪球给红扑扑的脸蛋一个又一个亲吻雪球给黑黝黝的眼睛一次又一次闪电雪地便沉醉于从未有过的童话世界

再瞧一瞧吧在那纯白纯白的雪地有三五成群的靓女帅哥直想与洁白无瑕的雪花倾诉情怀他们四处铲来了成堆成堆的白雪用心塑造一位时光老人给老人戴一顶小红帽披一条金色丝带用楷体书写寸金难买寸光阴他们站成一排各自神情严肃地许下心愿说些什么谁也听不清，但是非常虔诚

雪地！滚出串串笑声使这个严冬温暖温馨

牛年第一课

彭万里

零点刚过乡村的夜晚正弥漫着烟花爆竹的年味车灯穿过团团烟雾的幽冥迈向新春的第一个目标

一个祥和温暖的夜晚将在黎明前自由诞生一切都来不及预料人与车陷入无边的雾海

胆战心惊进退维谷不知哪里是陷哪里是阱哪里有栅栏和路障除夕夜的雾海里梦游如走钢丝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当是完满无缺的功课有了牛年这第一课以后的路想必顺畅不再期盼拥堵的安宁愿于绿水青山与城市的静谧中安度一个前路畅通的年

春日

邱长林

呢喃燕子雨湖春，锦簇花团气象新。举盏莲城谈变革，百年华诞最怡神。

长篇纪实文学连载(21)

红色家祭

陈冠军 喻名乐

(接上期)

“九叔，九叔，恭喜恭喜，你家要来贵客了。”

“什么贵客？我这山窝里的穷老倌，有什么贵客？”

“岸英啊，岸英要来看您了。”

“哪个岸英？莫不是主席三哥的儿子毛岸英？”

“不是他还是谁啊！岸英回韶山了，他要来看您了呢。”

1950年2月20日清早，韶山冲东茅塘的毛泽连正在打猪猪栏，村干部毛吉乾就跑来报信了。

毛泽连字润发，是毛泽建的胞弟，排行老九。毛泽东和杨开慧在韶山领导农民运动时，毛润发就坚定支持和积极参与。新中国成立前夕，他邀了几个同为毛泽东儿时好友的毛姓兄弟去北京，受到毛泽东的热情款待。但是，他们提出想要毛泽东帮忙安排一点官职的时候，却遭到毛泽东的断然回绝。为此，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快快不乐。前几天和老伴去湘乡走亲戚，昨晚才回来。路过毛鉴公祠看到里面灯光大亮，有人说话，本想过去看看。但由于走了几十里夜路，有些疲乏，又下着雨，老伴要他快点回家脱掉蓑衣笠笠，故而没有进屋，也就不知道毛岸英回来了。毛吉乾一说，才知事情的原委。他忙问：“岸英什么时候回的？带多少人回来了？”

毛吉乾回答说：“昨天挨黑时候到的。就他一个人坐火车回了，毛特夫和毛远翔到湘潭县株洲镇接的他。”

“就他一个人？没有军队保护，也没带警卫？”

“没有，没有。若不是不认得回韶山的路，他连接的人也不会要。”看到毛润发有些惊疑的眼神，毛吉乾又说，“他们3人本来是从株洲镇骑马回来，走到银田寺的时候，岸英就下马了，然后牵着马走回韶山。”

“从银田寺走回韶山？有二十多里路啊。为什么有马不骑？”毛润发大惑不解地问。

“岸英说了，他父亲交代过，说韶山是我们的家，韶山的乡亲就是自己的家人。回家看望长辈，就要尽晚辈的礼节，到银田寺就下了马走着回去。所以，到了银田寺他就坚持下马走路。毛特夫这个副县长和毛远翔这个国家干部，也跟着岸英来了一回‘牵马回乡’。”

“哈哈，‘牵马回乡’，这个好，这个好。”毛润发放下手中的糍粑，走出了猪栏，把爽朗的笑声留在了猪栏里。栏里的几只肥猪，也被这笑声搅得“嗷嗷”地叫唤起来。

“昨天到的，那昨晚他们睡在哪里？”毛润发关切地问。

“快别说了。昨晚在毛鉴公祠，岸英和村组干部以及一些群众见面后，就在那里下了块门板，睡在祠堂里了。”

“下块门板睡在祠堂里？”毛润发又一次惊愕了。“韶山天气冷，湿气重，这样睡怎么行？”

“大家都邀他到自己屋里去睡，他坚持说不打扰大家。我讲了帮他到隔壁屋里借张床，他也不要。说自己在苏联当过兵，受过野营训练，睡门板挺舒服。还说他在陕北的村里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时，和当地农民各下一块门板睡觉，还比赛谁先打鼾哩。”

“这伢子，怎么一点架子都没有。这还像是一个主席的儿子吗？”毛润发像是在对毛吉乾说，更像自言自语地感叹。

“九叔，您好啊。我来看看您老人家了。”

响亮的喊声传了过来，循声望去，屋前的山道上有一队人走来了。走在前面的是一位青年，个子高高的，长相英武。虽然他的衣服和帽子都是旧的，上衣还洗得发白了，但走路的姿势和身上的气质让人一看就觉得沉稳而厚实。

“岸英。我的好侄儿，是你来了啊！哪里敢当，哪里敢当哟。快进屋，快进屋。”毛润发快步迎了上去，一把握住岸英的手，把他往屋里迎，同时朝屋里大喊，“老婆子，老婆子，岸英来看我们了，岸英到我屋里来了哩。”

(未完待续)

